

【民國卷】上

章文欽 箋注

澳門詩詞箋注

珠海出版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民國卷上

章文欽

箋注

澳門詩詞箋注

王季思題

珠海出版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導言 民國時代的澳門詩詞

一 引言

從 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的三十多年，構成澳門歷史上的民國時代。民國時代的澳門，沿自晚清時代，作為被葡萄牙強佔的中國領土，一方面處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下，一方面仍然與祖國內地保持着血肉相連的聯繫。在民國時代，祖國內地發生了更加急劇的社會變動。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生了一係列的歷史事變。這些歷史事變都不同程度地對澳門產生影響。

民國時代居住在澳門或曾經到過澳門，關注着澳門的中國詩人，都向這片中國領土傾注更大的熱情，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的人數和詩歌的篇數都大量增加，選入本卷的八十四位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六百五十五首詩詞就是明證。特別是詩詞的篇數，超過明清卷和晚清卷的總和。

這些詩詞同樣是民國時代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可見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血肉相連的聯繫，越靠近現代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與此同時，西方文化對澳門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影響。

二 作者及其時代

民國時代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就其社會身份大體可分為教師、官員、商人、前清遺老，以及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前清遺老、教師及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

宣統三年（1911）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在政治上忠實於清朝的士大夫，尤其是原籍廣東的士大夫，為逃避內地戰亂和民國政府的徵辟，紛紛逃往澳門和香港，作海上寓公。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前清遺老，包括戴鴻惠、汪兆鏞、汪兆銘、丁潛客、沈澤棠、張學華、吳道鎔、林鶴年、梁慶桂、崔斯貫、張其照、王亦鶴和羅濂等十多人。他們結社聯吟，觴詠自娛，名曰陶社。蓋將東晉義熙以後作詩祇書甲子，不書年號，被稱為義熙遺民的陶淵明引為異代同調。他們把清朝復辟的希望，寄託在清廢帝溥儀的身上，澳門的盧園和蓮峰廟，成了他們在“萬壽節”為溥儀祝嘏的場所。他們的思想，雖謂有悖於時代，然能清高自賞，以風節自勵，時時形諸吟詠，隨着日寇侵華的兇焰日熾，其憂國憂民之心，亦每見於篇什，這較諸由舊官僚而新政客，最後墮落成爲漢奸的無耻敗類，其品格之高下，實在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他們以保存中華民族文化自任，在羈旅棲泊之中，猶能潛心著述，整理鄉邦文獻，其流風遺澤，霑溉學林，尤爲久遠。其最爲突出者，應推汪兆鏞、張學華和吳道鎔。

汪兆鏞（1861～1939）字伯序，號慵叟、憬吾，晚號清溪漁隱、覺道人。原籍浙江山陰，先世遊幕於粵，遂寄籍番禺。年十八，讀書於從父汪琮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辭。年二十

四，舉學海堂專課生，為陳澧入室弟子。與徒兄兆銓及梁鼎芬、陶邵學、朱啟連等以學問相切磨，學益進。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兩上公車不薦，遂習刑名之學，遊幕於赤溪、遂溪、順德各縣，莞樂桂埠嶠務。岑春煊督粵，延入幕司章奏。奏保四品銜，以知縣分發湖南，未果。辛亥後以遺老自居，著述吟詠自適。兩至羅浮，注籍醴醪觀為道士。返會稽，謁祖墓。遊覽大江南北諸名勝。歸至滬上，與朱祖謀、陳三立、張元濟等相唱酬。平生於學無所不窺，於史部尤為淹貫。為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詩詞託意深婉，卓有雅音。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晉會要》、《元廣東遺民錄》、《碑傳集三編》、《嶺南畫徵略》、《棕窗雜記》、《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及《雨屋深燈詞》等十餘種。

慵叟晚年，多次因粵亂避地澳門。從宣統三年（1911）十一月到民國 26 年（1937）七月先後十二次赴澳，每次居澳或數日，或數月，或年餘。最後一次因日機犯粵，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再度避地澳門，歷時二年整，終老其地，停柩六年，抗戰勝利後始歸葬於粵。其平生重要著作如《元廣東遺民錄》、《嶺南畫徵略》及《碑傳集三編》等皆成書於澳門。其吟詠澳門的詩詞，載入本卷的包括《澳門雜詩》七十四首、其它詩篇四十二首、詞五首，凡一百二十一首。其與澳門因緣之深，吟詠澳門詩詞篇什之富，自明清以來未有其匹。

慵叟吟詠澳門的詩詞，除吟詠澳門風物之外，頗多借物興懷，寄託自己的家國身世之感。作於民國元年壬子（1912）的《端午寄和丁潛客韻》：“懷沙紀節候，欲弔屈左徒。……靡蕪採山上，悽惻感故夫。……孑然待晝身，俛仰顧景孤。安得續命絲，空懷辟兵符。荒島抱一經，自甘山澤癯。角黍不忍餐，風雨愁江湖。炎飈夜未歇，槭槭聽菰蒲。”詩人在經歷了辛亥

革命天崩地解的巨變，抱定以遺老生涯打發待盡之身後，在澳門度過了壬子年的端午節，作詩與同為遺老的沈澤棠、丁仁長互相唱和。詩人以故夫喻被推翻的清朝，而從行吟澤畔、懷沙自沉的屈子的遭遇，聯想到自己的棲身於山澤草野之間，持經自守、憂愁風雨的身世，吟出了“角黍不忍餐”，“械械聽菰蒲”的悽苦之調。作於去世前半年的《戊寅臘尾，澳門桃花、桂花皆盛開，雜置瓶中，以詩紀之》句云：“方今大道喪，神州將陸沉。……頗託造物奇，似惜義熙民。小山賦招隱，尋源欲避秦。……但期柯弗改，無悶生不辰。陶公亦有言，聊復得此身。”則表示願如貞松翠柏，不改柯葉，持守晚節；願學義熙遺民陶淵明，棄仕歸真，享受人生的樂趣，保持性命的純真。

慵叟不但將被稱為義熙遺民的陶淵明引為異代同調，對與澳門結下因緣的明代遺民天然、跡刪、澹歸、何絳、屈大均、陳恭尹、吳漁山等，亦每作詩追懷寄慨。《澳門雜詩》中，《澳門寓公詠》第一至三首皆詠明代遺民。《竹枝詞》第四十首則云：“世局滄桑一剎那，當年遺老渺山河。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斜陽感慨多。”《題崔伯越〈是詩籀圖〉》第一首：“三百年來濠鏡壞，流風猶憶屈陳何。亂離身世詩人淚，今古傷心一浩歌。”民國二十六年丁丑（1937）過普濟禪院觀明清之際天然、澹歸、跡刪、大汕諸名僧遺墨，填《減字木蘭花》詞，又留下“人間何世？前灑前朝遺老淚。冷蕨荒山，殘墨淒涼那忍看”的悲涼之句。在明清易代之際，明朝遺老或密謀光復，或杜門著述，或披髮入山，或乘桴浮海，寫下了一幅幅壯麗的人生畫卷。詩人每從前代諸民在澳的遊蹤遺跡，聯想起他們的人生畫卷，借以抒寫自己的隔代之悲，寄託家國身世之感，並撰成《元廣東遺民錄》，與其他寓澳遺老的詩作，和陳伯陶的

《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及張學華的《採薇百詠》，皆為聲氣相求之作。

慵叟在清季僅為幕府微員，未有一官之守、一命之職，辛亥後卻滿懷着深深的遺老情結。清廢帝溥儀於民國十三年（1924）被馮玉祥部國民軍驅逐出故宮，流寓天津。十五年（1926）正月十三日“萬壽節”，前清侍讀梁慶桂召集汪兆鏞、崔斯貫、盧鴻翔等七人，在盧園為溥儀祝嘏，梁慶桂、汪兆鏞和崔斯貫皆有詩詠其事。汪詩用民國十三年甲子在九龍城外陳伯陶紫園祝嘏詩原韻，其詩云：“此日蒙塵萬乘身，祖宗原澤與深仁。自忘天位真堯舜，誰佐中興是甫申。……子黎海澨無疆頌，時雨蓬蓬戀遠春。”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正月十三日，是詩人人生中度過的最後一個“萬壽節”。這天清晨，他與同為遺老的張學華，前往蓮峰廟禮佛，有《己卯正月十三日偕張闇公蓮峰廟禮佛作》紀其事。詩中起首四句：“草間愧偷活，惘惘無由申。嘉旦趨琳宮，惟祈萬年春。”可見這位孤臣孽子對“皇上”溥儀依然是一片忠心。但是這時的溥儀，早已從天津潛往東北，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在松花江畔當起了偽滿洲國的“皇帝”。詩人這時雖已屆風燭殘年，對日寇滅亡中國的侵略野心和國家民族在日寇肆虐下所造成的空前災難依然洞若觀火，而對“皇上”誤入迷津頗不以為然，為此他滿含悲辛，祈求“我佛功德水，當為開迷津。願燃無盡燈，永銷浩劫塵”。可見詩人並非一味愚忠，而是有着頗為鮮明的國家民族立場。

事實上，已屆風燭殘年的慵叟，其憂國憂民之心，並不亞於抗戰前綫的熱血青年，其詩篇可以為證。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慵叟作《永福社行》，吟詠澳門最具規模的土神廟沙梨頭永福社。詩人因沙梨頭土神廟名永福社，廟前之海灣名淺

灣，聯繫到宋末陸秀夫、張世傑奉幼帝端宗在香山、東莞、新會抗元的史蹟，以及香山義民馬南寶毀家紓難的遺事，遂謂淺灣即當年帝舟棲泊的淺灣，永福社原為端宗的行宮或疑陵。其說雖謂文獻無徵，然而詩人在經歷了辛亥之際清朝覆亡的變革之後，又感受到日寇侵陵，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災難的威脅。所注重者在於借古人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從詩中“鄉人立社，蓋不勝故國禾黍之感。余避兵過此，慨然興懷”。“人間荊馳如夢今古同”數句，可以體味到這種心境。同年夏秋之間所作《樓頭看月口占》第一首：“藥裏繩牀夢乍醒，望洋何忍說零丁。誰教大好清宵月，復照珠江萬骨腥。”其時處於廣州淪陷前夕，日寇出動飛機數百架次，先後十多次進行狂轟濫炸，故下聯二句云云。不久，為逃避日寇鐵蹄蹂躪，遠近難民洶涌南來，輾轉由香山縣城石岐坐汽車至澳門，及赴香港，詩人遂作《岐關車行》，把目光投向抗戰中忍死逃難的災民，成為詩人集中描寫民生疾苦的少數詩篇之一，其風骨直追唐人新樂府。

張學華（1863～1951）字漢三，晚號閨齋。原籍江蘇丹徒，先世遊幕於粵，遂寄籍番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歷官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知府、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宣統三年（1911）授江西提法使，以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抵任而返粵。辛亥後或寓港澳，或隱故里，杜門著述。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輯明遺民行誼，繫以絕句，曰《采薇百詠》。復託黃冠自晦，從陳伯陶、溫肅、吳道鎔、丁仁長、汪兆鏞詩酒唱和，攄寫悲憤。溥儀被逐出宮後，約請遺老歲獻方物，累蒙“福”、“壽”字之賜。

閨齋平生六度至澳，其中抗戰時期兩度居澳達七年之久，

抗戰勝利後始自澳返穗。在前清遺老中，與澳門因緣之深，僅次於汪兆鏞。閨齋同汪兆鏞一樣，辛亥後滿懷着深深的遺老情結。其《己卯正月十三日，偕覺公蓮峰廟禮佛》詩，為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正月十三日與汪兆鏞同至蓮峰廟為溥儀祝嘏而作，有句云：“凌晨訪招提，瓣香虔展禮。……稽首蓮臺前，神馳馬訾水。……願求法雨施，盡使兵塵洗。金石堅素心，風霜憐暮齒。”馬訾水為鴨綠江的古稱，喻溥儀“新京”長春。詩人虔誠地在佛像前禱祝，祈求法雨降祐的對象，一邊是在日寇卵翼下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一邊是飽受日寇鐵蹄蹂躪之苦的中華民族，矛盾和苦悶交織於心。三十三年甲申（1944），詩人復有《十三日晨起，蓮峰寺禮佛》之作，句云：“朔改節未改，盛會想重舉。……朝天夢已虛，野老心逾苦。只此一瓣香，瞻禮肅琳宇。……空谷有同音，卻憶水雲侶。化鶴逾五年，流塵黯如許。咫尺邈山河，徘徊意悽楚。”這時的詩人，交織心中的矛盾和苦悶有增無減。加上汪兆鏞去世已經五年，遺櫬停寄蓮峰廟附近的鏡湖山莊，使詩人有邈若山河之感，更增悽愴和悲楚。此外，在汪兆鏞去世的同一年，詩人作《題姚栗若畫為盧煊仲》，借為盧園主人盧煊仲題畫，抒寫對自穗流亡至澳，是年亦歿於澳門的名畫家姚禮修（栗若）的哀悼之情。首句云：“淋漓大幅似荆關，不寫江南一片山。”可見詩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淪入敵手的祖國大好河山。

吳道鎔（1853～1936）字玉臣，號用晦，晚號澹庵。原籍浙江會稽，先世商於粵，遂寄籍番禺。光緒六年（1880）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不願入仕，歸粵講學。歷主潮州韓山、金山，惠州豐湖，三水肄江，廣州應元諸書院。光緒三十年（1904），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繼任學部諮議官、廣東學務公所議長。辛亥後曾避地港澳，旋返廣州城南故居，潛心

著述，杜門不出者二十年。任《番禺縣續志》總纂。輯《廣東文徵》二百四十卷，並撰《廣東文徵作者考》以便瀏覽，未竟部分由張學華踵成之，有功於鄉邦文獻至鉅。歿後門人陳善伯彙其詩文，纂錄成帙，張學華為之編校，汪兆鏞為之序，曰《澹庵文存》、《澹庵詩存》，另有《明史樂府》等。

澹庵平生曾兩度赴澳。第二度赴澳在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曾偕汪兆鏞、張學華過普濟禪院，偕汪兆鏞、梁慶桂、金滋軒遊馬蛟石。是年汪兆鏞在南灣山麓發現一處泉穴，味清而甘，不溢不涸，虛沖自守，有君子之德，名曰“君子泉”，題詩索和。澹庵為作《覺公在南灣山麓得泉甚清美，號曰君子泉，以詩索和》，第一首云：“一勺清涼塊壘澆，淡交情味此中饒。憐他自抱涓涓潔，不逐珠江日夜潮。”蓋以君子泉比自身人格及與汪氏等交誼的寫照。詩人在民國九年庚申（1920）首次赴澳後，林鶴年（樸山）曾約其來澳居住，答應助其編輯《廣東文徵》。此次至澳，樸山去世已經一年，其《過林樸山故居》：“文獻商量地，今朝腹痛過。平生餘涕淚，之子邈山河。聚苦飄萍少，編看束筍多。衰年逢世難，夙約總蹉跎。”正寄其山陽之感，鄰笛之悲。

教師在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佔頗大的比例。這些中國詩人無論是民國初年即生活在澳門，抑或是二三十年代始避地至澳，以教師為業者皆頗不乏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以教師為主體的詩人團體雪社。其主要成員大多以“雪”為字號，復以教書育人為職志，思想傾向一般比較進步，較諸陶社諸老更易接受新思想。如馮秋雪為佩文學校校長。其弟印雪曾在該校執教，後任河內中華學校校長。其妻趙連城號冰雪，與秋雪共同創辦佩文學校，後任廣東婦女傳藝所教務主任。梁彥明號卧雪，宣統元年（1909）至澳創辦崇實

學校，任校長，1920年與劉雅覺神甫、馮秋雪、劉君弁等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二十年代中期起為該會主要負責人。劉君弁號抱雪，民國初年在澳創設智渡學校。黃沛功任澳門翰華學校校長。周佩賢，號宇雪。其中最主要的當推馮秋雪和梁彥明。

馮秋雪（1892～1969）名平，號西谷，廣東南海人。少時就讀於陳子褒創辦的澳門灌根學塾。在澳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和討袁鬥爭。後在澳從事文化教育事業，除創辦佩文學校外，還與友人合辦南華印字館，出版《詩聲月刊》。為雪社主要負責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受楊匏安等委托，利用佩文學校和印字館進行革命活動。曾被澳葡當局逮捕，經謝英伯營救獲釋。抗戰初期，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香港淪陷後，避居廣西桂林、昭平等地。建國後任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在穗病逝。著有《宋詞緒》、《金詩絕句選》、《金英館詞》、《甲甲夏詞》、《秋音甲稿》、《乙稿》及《水珮風裳集》等。

秋雪和雪社諸子在二十年代的詩篇，多觸詠唱酬、對景聯吟之作，描寫澳中的佳山勝水，以及恬靜閒適的生活感受，詩題如《西灣遇雨》、《樂園看月》、《娛園賞菊》、《南灣步月》等皆屬此類。又如皆作於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的《晚步南灣，見天際朱霞紅入水中，水天皆作玫瑰色，艷麗無對，佩賢、連城囑余以詩寫之》：“晚霞澹澹好於羅，一抹蒼山水不波。絕似美人春睡重，枕痕紅艷入修蛾。”《夏雨初霽，偕佩賢、連城晚步西灣作》：“江風澹澹雨疎疎，小立堤陰意若何？照眼湖山新睡意，鏡中眉黛似愁多。”其閒適情調宛如桃花源中人，而詩中的所謂“愁”，則宛如稼軒詞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使人難以想像辛亥革命前後的詩人，

曾是一位壯志凌霄、豪情激盪的熱血青年。

進入三十年代，隨着日寇侵華的妖氛日熾，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中，詩人胸中的熱血又重新沸騰起來，在參加抗日救國活動的同時，其詩篇亦重新出現風雲奇氣。大約作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的《初春歸澳示印雪》結聯：“且乾家國淚，來對淺春紅。”《秋宵濠江友人招飲妓席上作，用印雪〈還劍湖月下〉韻》：“月弛星張似有聲，倭氛蜃氣吹何盈。感時未必花能淚，驅悶徒知酒亦兵。散漫雲生蒼狗態，流離意愴古今情。一身萬累嗟何及，家國思量欲忘生。”詩人此時已人到中年，雖自矢以身許國，而壯志未酬，年華虛擲，感慨與苦悶交集胸中，在本為尋歡作樂之場的妓席，卻吟出抒寫悲憤哀愁的詩篇，其格調則類似稼軒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序》。

梁彥明（1885～1942）字哲士，號卧雪、天臺山人，廣東新會人。早歲畢業於南海師範學堂及兩廣優級師範學堂。宣統初至澳創辦崇實學校，旋加入同盟會，為澳門分會骨幹。辛亥後參加過討袁、抵制日貨和“五·四”運動。二十年代參與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和雪社，並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務委員。抗戰時期，致力於抗日救亡運動，成為中堅，拒絕敵偽勸降。民國31年（1942），在澳門龍嵩街遭暗殺殉難。抗戰勝利後，門人郭輝堂等輯刊其詩作及紀念文字，曰《梁彥明烈士紀念集》。

《紀念集》中，中山麥孔檀稱譽其才學素性：“白傅才高，右軍墨妙。言詩則透宗李杜，論道則近侂程朱。倘遇貧寒，乞鄰猶與。若談風月，終夜不倦。斯又為朋儕所同欽，澳僑所共羨也。”門人謝永先述其志節行事：“自瀋陽事變，公知國難亟，而外患深。迨蘆溝烽火，敵焰益張。……乃糾合同志，為積極救國運動。舉凡國債之勸募，抗戰之宣傳，與夫組織慰勞受傷士兵，集款撫恤陣亡戰士。遑難者與以指導，飄泊者與以

維持。呼號奔走，力竭聲嘶。更復秘察敵偽行動，密告抗戰當局。鞠躬盡瘁，靡計晨昏。而敵寇嫉之矣。其始也，施以利誘。其繼也，施以威迫。友輩咸為公危，而公以堅貞凜烈之氣，泰然無懼，……遂其許國之志。”

哲士為民國時代澳門傑出的愛國者，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其詩篇往往體現出奔湧如潮的愛國熱忱和高雅清逸的詩才的完美結合，從二十年代後期起，到他以身殉國前夕皆始終如一。作於二十年代後期的《江樓晚望》第三首：“海上窮居閱歲年，納涼閒倚曲闌前。登樓漂泊悲王粲，報國勛名愧謝玄。十字門斜潮滾滾，三巴路杳草芊芊。地淪甌脫添惆悵，悽絕胡笳薄暮天。”第四首：“中流放眼思綿綿，互市誰先我着鞭。帆楫參差隨水活，魚蝦陸續上江鮮。航程漠視開山祖，界務空爭領海權。誤國幾人嗤肉食，六州鑄錯慨籌邊。”既將江樓晚望中美不勝收的景色寫入吟箋，又抒寫了自己在澳門多年的生活感受和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懷。尤其在第四首中，詩人回顧澳門的歷史指出，是中國居民首先來到這片土地上互市貿易，捕撈魚蝦。當年連陸地都在中國版籍，其後葡萄牙當局卻強佔陸地，又爭領海，居然漠視早已屹立在這片中國領土上，庇祐着往來澳門港口的千帆萬艘，作為澳門歷史見證的媽祖閣。令人不由痛責當年明朝官吏的受賄庇縱，昏庸誤國。大約作於同時的《夏雨暴作偕字雪、秋雪夜遊西灣》下半句云：“乾坤整頓待何日？匹夫有責耻投閒。濠江溷跡將廿載，歲月蹉跎鬢漸斑。蒼生苦海陷溺深，狂瀾力挽仗婆心。社會混濁有如風雨惡，浪捲波翻起蛟鱷。弱肉強食說《天演》，螳螂捕蟬飽黃雀。我生不辰拼與戰，安能坐視任侵略。吾懷如此人亦然，相期努力勵仔肩。”借雷雨抒寫愛國激情，絕不類桃花源中人語。

從三十年代起到四十年代初，詩人的愛國激情有增無減。

《舟行晚望》句云：“連楫空懷祖刺史，樓船誰是晉將軍？”蓋愴懷國事而發。《丁丑除夕·次王惺岸先生韻》結聯：“明朝國運隨時轉，狂寇無難一時膺。”而《戊寅除夕次均奉酬》句云：“倭氛今夕期消弭，魑魅明朝祝遁藏。廷議和戎懲晉宋，市居栖隱愧由光。”則針對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妥協言行而發。在他殉國的前一年，參加清遊會諸子的雅集，有句云：“劫餘隔岸無燈火，亂後江鄉剩斷甍。翹首西瞻還北顧，寇氛殊惡待懲膺。”（《八月初八夜與清遊會諸子同登西望洋山》）詩人在清遊雅集之中，從西望洋山西望，見到隔岸灣仔、銀坑一帶慘遭日寇燒殺擄掠後的殘破景象，胸中又燃起怒火，決心與狂寇血戰到底，終於用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從民國初年開始，至祖國大陸解放前夕，不斷有內地的文化人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達到頂峰，連由陳樹人、高奇峰發起的清遊會，也在廣州淪陷後遷至澳門。這些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包括鄭天健、鄧爾雅、王定緯、黃節、李履庵、鮑少游、楊鐵夫、傅敦、陳洵、陳寂、陳善伯、李仙根、黎廷榮、錢寶酥、李拱林、鄭哲園、佟少弼、金曾澄、黃居素和商衍鑾諸名輩，他們所作詩詞多愴懷國事，感慨身世，既為衰世之悲歌，復為愛國情懷之寄託。茲以王定緯和鄭哲園為例。

王定緯字惺岸，廣東番禺人。清末諸生。性耽吟詠。二十年代初自廣州避地澳門，其後每逢除夕，必賦詩言志。於國運盛衰，人事興替，民生疾苦，莫不縮寫入詩，歷時二十載。往往一篇賦就，騰載報端，酬答之作，連篇累牘。唱酬之盛，為濠鏡詩壇所未有，時人稱之為王除夕。梁彥明憊患付梓，並為作序，曰《除夕集》。另有《韻陀山館詩集》。抗戰期間，與寓澳清遊會諸子亦有唱酬。七十年代在澳去世。

惺岸赴澳年餘，於民國十年辛酉除夕（1922年1月27日）作《辛酉除夕》詩，為奉答廣州友人的和作，復作《兑貺次前韻寄示，積戶悶坐，因復次韻自遣，並寄廣州諸友》，第二首云：“鼎鼎年華去不回，窮途易迫壯心灰。營巢似燕家無定，當戶有花春又開。已分乘桴吾道廢，何當斫地歌聲哀。傷心今日寧惟我，如鯽名流渡海來。”不獨自傷飄泊，且復傷其同類。到了抗戰時期，詩人所憂傷更不獨為自己 and 同類之身世，而注重於國家民族之命運。作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除夕（1938年1月30日）的《丁丑除夕》句云：“忍見土焦漫赤縣，何堪瓦解賦金陵！燭凝殘淚心猶在，花弄微陽笑可憎。”這首詩作於日軍侵佔南京，進行大屠殺的一個多月後，這次大屠殺引起中國人的極大震動和憤慨。詩人借蠟燭燒殘，祇凝燭淚，而燭心未盡，喻自己雖飽經憂患，憂國憂民之心猶在。並謂由於滿懷愁緒，見到花兒在微弱的陽光下輕曳作態，並不覺得可愛，反而覺得可憎。其憂傷罔極，已非文字所能形容。

這種憂國傷時的情懷，在澳門、香港和祖國內地的詩人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故此詩一經刊載，唱和之篇，韻經六疊，時越三句，惺岸自謂：“辜較作者三十人，唱詩八十首。濠鏡酬唱，向無斯盛。……避地梁鴻，賦《五噫》而寄慨。懷人元亮，歎八表之同昏。古調蒼涼，天涯落漠。知稀和寡，固其宜矣。何期蘭亭未會，高詠能置羣賢。白社雖空，投名尚多詩客。是可知氣類之孚，無間乎親逖。文章之妙，直契乎神明。”故其酬答詩句云：“聲氣固知同始應，文章莫道達偏憎。鏡濠酬唱斯為盛，羣仰光芒萬丈騰。”（《賦謝覺民、耀雲、穀貼、仲球、彥明……秉衡諸吟長，仍次除夕 並引》）唱和者中，不乏避地澳門的文化界知名之士。他們同切身世之感，家國之憂。同聲相應，同愼相求。值國家民族命運處於危難之際，以

詩人除夕之什為發端，開此濠鏡詩壇之一代盛事，正所謂“哀怨起騷人”也。

鄭哲園（1883～1960）號五峰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早歲在廣州創辦《仁言報》。陳炯明主粵政，聘任省政府秘書長。以政見不合，旋即引退。執教於廣東法政大學、中山大學。後返鄉結廬，曰海天書屋，講授國學，終身不復仕。弱冠即以詩名，有《五峰山房詩集》。

哲園於抗戰時期避地澳門。其《澳中度日》詩云：“久客驚心歲序遷，星移物換欲呼天。三生莫問人間世，九死欲瞻劫後身。鐵鑄不堪談楚炬，石言猶解從秦鞭。願招十萬虬龍降，長繞靈根護木棉。”這首詩作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秋詩人初至澳門之時。其時國民黨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令軍隊火燒長沙，人民損失慘重，故腹聯“楚炬”云云。同時日寇飛機頻頻轟炸廣州，省城危在旦夕，令詩人不能不為嶺南鄉邦之地的命運擔憂。同年除夕日（1939年2月18日），詩人作《蠟盡登松山》（又名《登松山痛哭》）：“跼土踏地我何歸？披髮行吟賦《式微》。書劍已傷文武盡，衣冠彌覺去來非。佯狂北市心誰識？慟哭西臺志竟違。歲暮登高余獨苦，松山徒有淚霑衣。”詩人痛感於國家民族的命運危在旦夕，亡國滅種的慘禍逼在眉睫，而自己避地澳門，不能效宋遺民謝翱之慟哭西臺，祇好在除夕登臨松山，讓憂國傷時之淚盡情流瀉，以滌愁腸。

由於本書作品的選擇以時代為限，在抗戰時期留下詩作的當代澳門最有影響的實業家之一、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的馬萬祺先生，和中山詩社社員郭浩如先生，成為載入本卷的民國時代澳門詩詞中兩位至今仍然健在的作者。

此外，在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繼晚清時代的羅慧

卿之後，出現了雪社社員趙連城、周佩賢和當代嶺南傑出的學者冼玉清三位女詩人。她們或出生於澳門，或曾就讀於澳門，或多年生活於澳門，皆與澳門有很深的因緣。這三位女詩人的出現，成為民國時代澳門詩詞較諸前代有很大發展的標誌之一。

三 作品內容

在瞭解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及其所處時代之後，我們進而探討這些作品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

其一，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和整個民國時代在祖國內地和澳門本地發生的歷史事件。

濬海事件。光緒三十四年（1908），澳葡當局開始疏濬澳門與香山縣灣仔之間的濠江海面。凡濬過之處，皆設浮標，表示該水段為其佔領。宣統三年（1911），更與英商訂立委托，疏濬氹仔以北海面。由於香山士紳百姓的強烈反對，及廣東地方當局的交涉，疏濬工程被迫停止。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三十八首詠其事云：“潮流淤淺礙行船，新法機輪利濬宣。楚漢鴻溝紛建議，深心誰識《海王》篇？”《海王》為《管子》篇名，論藉漁鹽之利而富國稱王。詩人意謂古人言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當此內憂外患交至之秋，外侮日亟，負海之利，反蹙其國。故有“深心誰識《海王》篇”之歎。

辛亥革命。戴鴻惠《遊濠鏡馬交石，和麥君潤泉原韻》約作於辛亥年季冬（1912年初），其第三首云：“陀城別卻異鄉來，萬種愁懷撥不開。底事旋螺山上路，教人一步一徘徊。”辛亥之變，羊城人士多避地濠鏡或香海。其時詩人正因辛亥之變避地濠鏡。大約作於同時的《臘杪思歸》上半：“記從珠海